

東京新詠

國
錄
三
日

身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18
1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A1218
1

關根癡堂著

東京新聞

聊自娛窩藏梓

東京新詠叙



己巳之歲大沼枕山作東京詞三十餘首。時際維新。百事驚耳目。而首々巧寫其狀。以故衆人爭誦。遍傳都鄙。迨者關根癡堂作東京新詠數十首。附以橫濱襍詩。蓋維新

柳田泉文庫



後既經十餘年。文化日開。政俗歲
革。海外來徃亦益盛。曩時驚為新
奇者。今則已屬陳腐。所以有此編
也。癡堂詩。巧麗新穎。略不讓枕山。
而其事。詳明委曲。則過之。占世之
徒好新奇鹵莽弄筆者。迥異其撰。

我知此編之出也。不特傳誦都鄙。
采風之官。亦將有取乎。余亦曾有
志于此。而今老矣。前後新著。幸皆
成于交友之手。則猶吾作之也。安
得不喜而序之。十二年八月。撰於
梧竹軒新涼起處。

湖山居士小野長愿



東京新詠題辭

粉黛青山映碧津東京詠比玉臺新新詞
 白佇付行酒遠事紅橋傳治春之夢又尋
 前度路風懷元屬善慈人人生只合浩然
 醉花外綺樓明月隣
 珠簾臨水彼珠宅弱柳夾門誰氏莊南浦
 煙波画船蕩東華風出軟塵香多情君亦
 春傷別夢舉吾今老欲狂落此新編須大

飲名花不屑小頰鄉
 游踪不敢倦紛々酒後猶思茗椀勳煙雨
 樓臺尋古寺水天花月活新聞幽蘭寫上
 美人扇鬆屐踏殘春夜雲回首繁華渾是
 夢真身還落白鷗群

森魯直春清拜章

平尾東三書



熙朝



樂事

三洲長茨



東京新詠上

癡堂仙史 著

遷都以還。東京之文物實為四方風化
 之淵源。互市之盛。橫港之富庶。亦是五
 埠繁華之翹楚。余也曾遊如昨。紫陌紅
 塵。玄都千樹之感。轉深。風情未忘。明月
 珠簾。揚州一覺之夢。或同。乃剪紅燭于
 尊前。舊雨之談。隨錄。展烏絲於枕上。新



大沼枕山曰小序古
 艷得唐賢之體清之
 大家竹枝雜吟諸連
 作之序極短不用儷
 語讀此序稱擬清人
 者情於竹枝雜吟者

也

枕曰西城以道灌之
故為望嶽之勝處然
實不若今之禁宮望
嶽之佳決非謬言也
開卷第一說之豈不
欣躍乎
小野湖山曰落想之
奇造語之妙可驚可

聞之奇可鈔誰謂變遷不常乃知開化
無極爰理舊稿鷄肋難拋重續新詠鴻
爪又留噫彼風俗之日新人事之月繁
真昭代之餘澤而昇平之嘉祥哉乃鄙
人記俗之編亦君子采風之意云
千秋白雪九重天春在玉皇香案前仰見
芙蓉雲五色東風吹上御鑪煙
連雲築石太豪華高峽垂楊低映花南陌

喜此語即是昇平嘉
祥

森春濤曰簪花燠于
張憶孃支別當有佳
字

湖曰自古創業中興
英主皆喜遠畧然如
今上勤儉之詔簡易
之舉恐無其匹也

枕曰招魂祠之盛曰
相撲曰烟火曰競馬
其繁華遠引遊人至
于豐碑之字不復說

壽似南岳壽不騫不崩萬斯家
殺氣全消鯨海波八方無事仰春和仙官
朝退多清暇不學簪花即爛柯
想見謳歌遍四陬太平
天子事懷柔翠華巡狩無虛歲不是求仙
望氣遊
無復招魂客斷腸春風社下好遊場群花
競秀豐碑字千歲教他俠骨香

之也噫
神波即山曰老儒陳
編近復用于世可謂
死灰復燃

即曰真是女學生頂
門之一針

春曰有遺賢蓋有所
斥也非夫子自道

蟹字橫行鳥迹類儒生氣焰比寒灰六經
不用焚坑慘一切束他高閣來
短靴濶袴氣如雲女校生徒寸拔群聞說
大姑曹氏匹可無訓誡一篇文
宜矣學優恩更優翩翩雜著見深憂入叅
機政出橫議諸老周旋太自由
諸公龍化去登天誰復幽潛守故淵能激
輿論贊廟議不妨聖代有遺賢

醴塘曰事奇詩奇
亦在神農奇術中而
結成者耶
湖曰所謂津田繩者
乎
枕曰柳灣詩云聽得
隣園嫁樹聲此首之
先聲
春曰結句眼前之事
未經人道妙々
枕曰今世無復冠準
之剛誰惹了謂之恨
耶

勸勵人工擴化源一花一草亦皇恩士民
縱覽無虛日博物場真借樂園
嫁對媒禾教發生神農奇術布春榮誰言
艸木無情物也被紅繩子結成
案牘朝朝自四方長官捺印事繁忙腰間
斗大令無用約指金環是玉章
會食仙官美羽儀徐傾玉碗舉銀匙陪筵
閑却了郎手豈有匆皇羹染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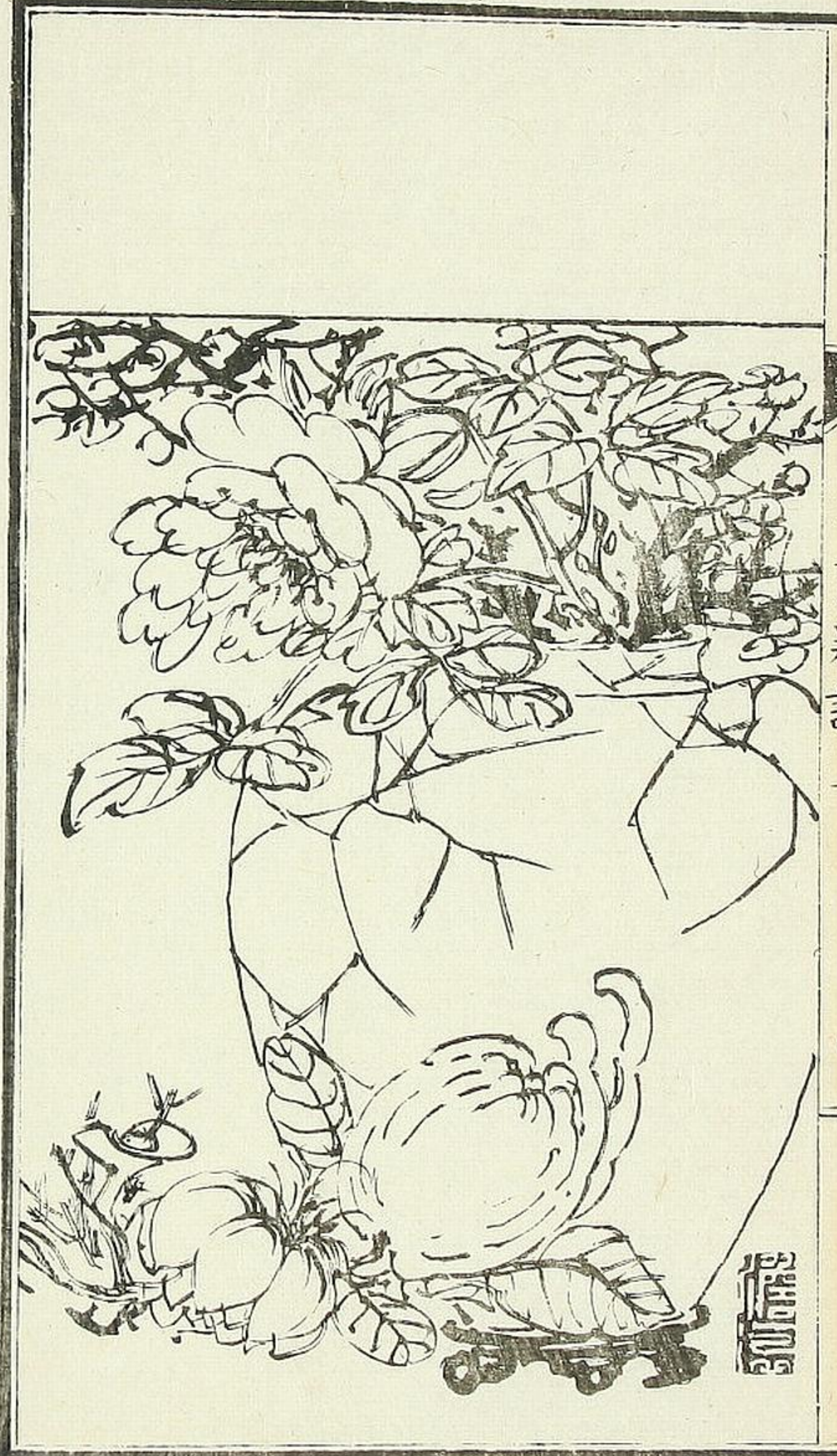
春曰余亦作八字詞不及此七字簡而悉之
湖曰素倉山再生

紳士風流不厭奢。同車有女美如花。洛陽多少諸年少。只羨金吾為麗華。
薰風七月賜休辰。彼美遊山儘可親。無病得閒閒是福。浴沂誰不沐恩人。
寫真影裏好看光。艷比英皇豪佛王。一樣學蛾青八字郎。鬚孰與妾眉長。
不眠孤負可憐宵。晨起曹騰困未消。生怯雲鬟無暇理。阿郎早退是今朝。

春曰枕翁亦有千金一東入懷中之句亦言輕便利世也
松曰起七字固如作者之言然鈔之利世古豈有是道哉但張乖崖之用鈔一時便於遐境之轉換耳
春曰後二句用對而能言難言筆力千鈞矣
即曰新警

春曰亦用前格亦論時弊深中錢米家之

生財有道古猶今。泉布輕鈔利世深。也識斯民信為寶。公然片楮抵圓金。
兜子街頭鎧渡隈。銀行高閣鬱崔嵬。蜃樓海市寧姪美。真箇黃金撐斗來。
一賭千金拳作戈。羸顛劉起果如何。人情翻覆晴天雨。米價低昂陸地波。
民權民力日伸張。馳逐無非勢利場。赤手商人談米社。素餐財主說錢莊。



東坡



昇平瑞
 裁已神清和寫香
 冬在生
 癸堂先生
 嘯

東坡

病

枕曰新報中補詩若歌亦是深意夫讀書者而不解詩歌母乃板漢乎

春曰如此說去似欠勸懲之意

蘇詩

五

市利罔來謀有餘。居然龍斷據雄都。迂哉
 當日子輿氏。只說區區賤丈夫。
 航海著先功。可誇賜資特典是。恩波高旗
 揭出。菱花色。占得春風別樣多。
 雜報競新論說工。烏絲欄內戲場同。只言
 勸懲多深意。良史稗官一紙中。
 萬口喧傳速置郵。新聞每日事悠悠。也知
 毀譽輕於紙。儘被行商叫得休。

春曰如孟節治故例予特左祖故頑者唯恐新頑者之不可回耳

湖曰以下皆大俗吏亦能化成雅調何等才思

枕曰新橋項者有某某詩扇及文冊皆說其盛余為陳人故雖得之未信新橋之新但戀柳橋之旧耳今讀此首宛然如有響

佳節名存孟酒間。剪蒲采菊儘開顏。修他
 故例。沿新曆。戀舊人情未必頑。
 健啖誰非饕餮民。煖鍋風味趁時新。店頭
 山積花如肉。黑牡丹開不斷春。
 留連誰不惜春暉。紅燭青簾妓打圍。省事
 妙樓兼旅舍。任他夜飲醉無歸。
 明月三分都下春。二分無賴屬佳人。可憐
 八百街。佳麗不及一橋風月新。

蘇詩

五

廿八字為二里之指
南車也
春曰為新橋佳人吐
氣柳橋芳街顏色如
土

春曰拆用舖名往來
自在非驚駭之才之
所能也

難學雙鴛雙浴遊溫泉此段未風流生憎
一片槽中板匹似星河隔女牛
傳信之機太自由片時萬里可周遊長房
竹杖真兒戲一線縮來全地球
相思宜寄是郵筒千里音書每日通鴈足
嫌迂魚腹陋秦雲渭對一鞭風
淺草門前滿路埃紅輪輾過軟紅堆鴛駘
千里何曾怪一日軒車百往來

千里軒馬車舖之名

春曰免作未何如
湖曰クソウツ即真
水耳填以舊僧都宇
亦文人狡獪手段
春曰引光奴或為鼠
竊之媒是可畏耳

如飛雙脚健堪誇人力能通邇與遐貧若
馮瑗免彈鋏出門無客不乘車
井中汲取不憂枯石腦油廉水可輸越國
七竒今減一無人復說舊僧都
指頭一擦即燃犀誰復叩門昏暮來點火
爪端寧道吝引光奴是喫烟媒
石鱗玲瓏鼈甲光好磨宿垢浴新湯艷妻

春曰糟糠換面或有下堂之懼矣

即曰一結翻案極妙

春曰七字乃妙詩之妙用如此不知者以為理窟

春曰一線行猶可但嫌他之字而行耳枕曰某氏之輩宛如勾欄中之人劍術之

換得糟糠面。眉目生輝。肌肉香。

書生近視裝時樣。恰與衰翁態一般。山鼻

輕懸青鬃。少年花作霧中看。

覆頰輕羅薄似雲。養將氣息化春溫。益人

豈啻防傷肺。利口絨來塞禍門。

踏轉單輪雙脚輕。軟紅堆裡輾無聲。騎車

真個如走索。十字街頭一線行。

風雷叱咤不驚春。汗雨滿場吹軟塵。勝負

賤可以知矣

春曰翻案絕妙二萬複用更妙

即曰每翻案必驚人。是兄慣手

春曰火宅見法華經譬喻品。惟恨下句不以羊車牛車馬車等字妝點之耳

春曰蠶眠蟹行善語。良規並好湊合。才非素道。以上不能

博他兒女笑。竹刀木劍太平人。

瓦斯燈點萬枝花。日暮街頭氣色加不比

漢宮傳蠟燭。青煙齊入萬人家。

護他火宅使安居。滅火水龍名豈虛。海大

恩波有餘澤。自今災不及池魚。

刺裁洋帟白於雲。活刷鮮明名姓分。欲識

泛交通。內外蠶眠字。副蟹行文。

論皆高尚事皆奇。說與稠人廣座。知萬口

即曰未句可以評此

春曰奇作傑作

即曰可与枕翁猿若

坊中有縉紳之句併

傳

枕曰中山其名不在

禹貢中謂之禹域抑

亦誤矣今以此詩觀

之則非禹域而八郎

域也其為日本之有

也彰彰而明矣

春曰是禹作屬他何

如

又曰一大鍊案他域

之不能動可見也

唯稱解頤妙不言善謔是良規

快談雄辯似懸河萬眾驚聞喚奈何休怪

人身猿是祖沐猴而冠古來多

八郎一箭取琉球奕葉綿綿七千秋若道

中山是禹域舜天王出自何州

絕海艨艟後萬軍猴郎雄畧竟何勳豈知

今日難林使也在聖朝鸞鶴群

壯矣觀光萬里遊互為賓主儘風流仙槎

容易窮東海不比尋河博望侯

分析知他心力勞檢將泉脈不遺毫金生

於水眼前事地價看隨井價高

民俗改良隨化移警官揭示仰無私如今

折半有明律道路人誰不拾遺

邏途官卒往來頻扶醉持顛看護春無復

喧譁殺風景觀花真是太平人

即曰老吏斷案

枕曰曩歲使西鄉氏

得志則朝鮮王八朝

可稱也惜哉

春曰金生於水耶抑

水生金也亦一疑案

矣

即曰國家衛生之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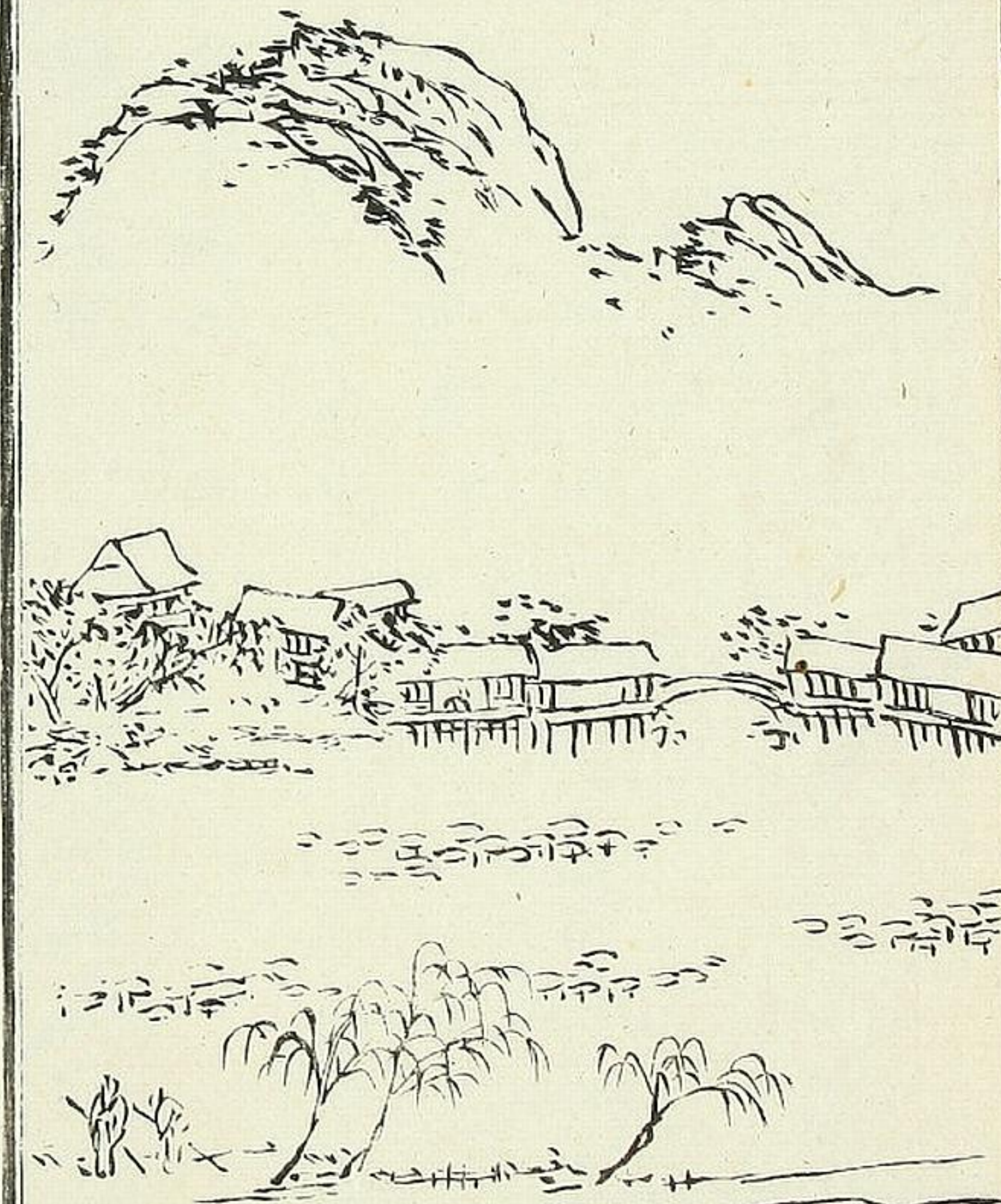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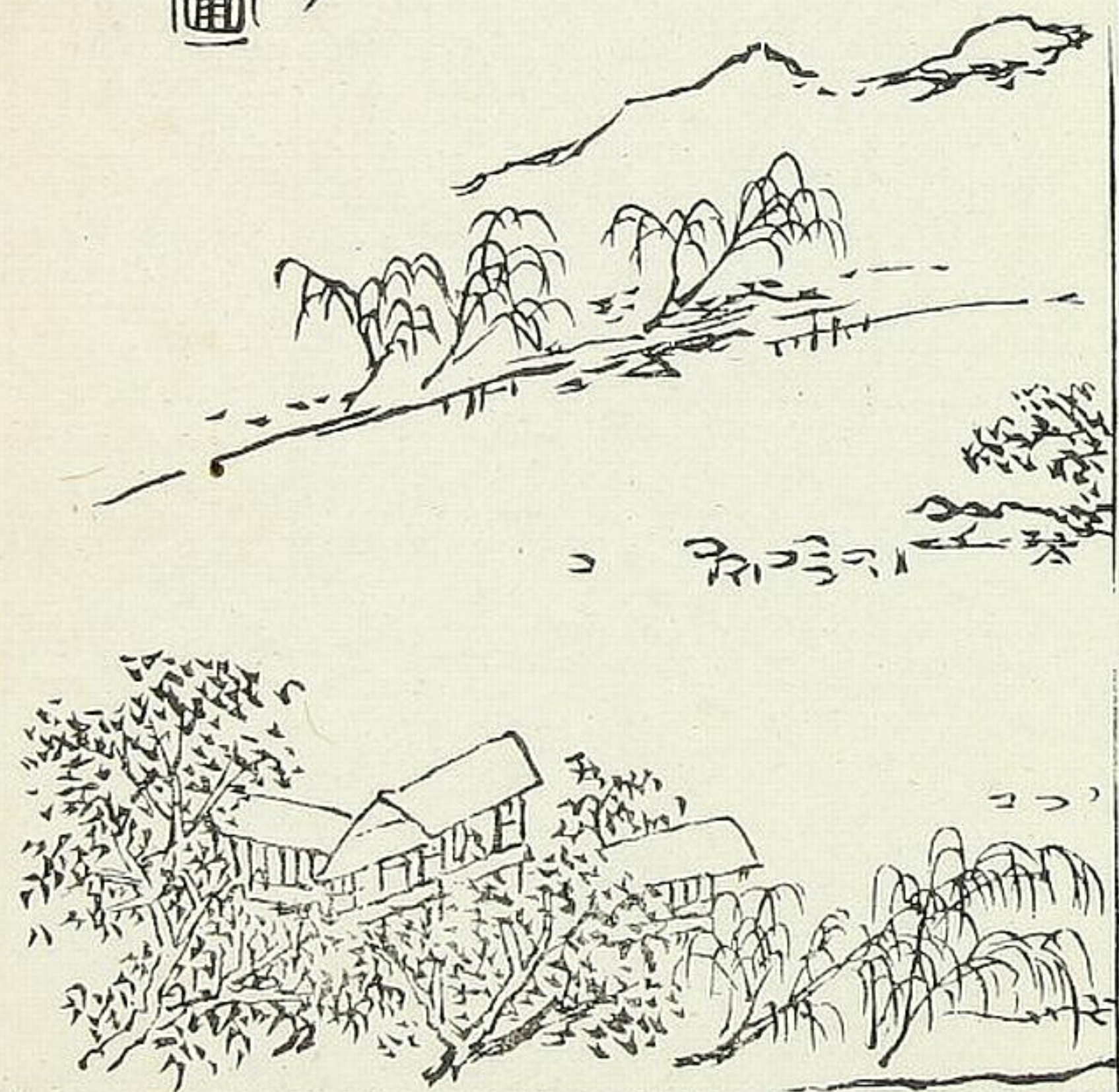
一何至于此

春曰折半之律時有

弛張一從民之便宜

也

不忍池小景
致堂詞宗
清溪
柳園亭
柳園亭



春曰予亦作湖上新
柳詞十數首此一首
已括之
即曰余任湖西三年
欲遍咏諸勝未能早
為老兄探驪珠恨甚
羨甚
枕曰都鳥沙鷗自古
費辨此首三四以地
决之誰復容喙
春曰吾老矣折一枝
不得章臺柳其如君
何

新栽楊柳綠初齊。槁影樓姿看欲迷。最是
湖天春好處。風光一半似蘓堤。
名篇想見舊風流。千古中郎迹尚留。今日
墨陀為洛水。始知都鳥是沙鷗。
豪遊士女興騰騰。兩岸樓臺涼可凭。好為
名區添勝事。墨江夜放白鷗燈。
葺媯寧比野猫窠。四達縱橫萬客過。楊柳
章臺皆可折。路傍春色不堪多。

野猫窠見于近清人詩

春曰行雨多則檢梅
亦忙何暇能得護神
娥乎一笑
枕曰近日劇魁團十
郎至于与公卿對坐
其譽望比朝紳豈虛
語也哉
湖曰此作勝何如呵

劫後繁華感轉新。杜郎一夢已前塵。蕭娘
仙去蕊姬嫁零落。金瓶佳麗春
梅院風流別有窩。傳他仙術護神娥。嬌紅
艷紫春無恙。一任巫山行雨多。
唐時風俗重梨園。勸化伎流看一新。優孟
衣冠誰復笑。李郎譽望比朝紳。
世情演出去來今。新劇誰知寓意深。陳套

又曰劍術之賤如彼
梨園之貴如此寫出
無遺使人欲泣欲笑
詩人之筆亦猶劇魁
之伎惜不使藕蘭上
氏一覽贈緋羅紗大
幘也

休談塞翁馬人間萬事只黃金

近日新富坊所演有人間萬事黃金界
之一齣本于歐洲新劇之意云

事事新奇筆筆清警是亦詩中開化於
人先占地步者耶

己卯六月念日於七曲草堂之雨窓

鱸元邦安批

畫家言画鬼易畫狗馬難作詩亦然難
在真情實意尋常委瑣處此卷東京近
日景况寫出巨細無遺使讀者有身歷
親觀之想筆墨靈妙至此而極矣

己卯夏日 巖谷修敬讀

熙

余嘗聞一畫師之語
 曰僕年過五十不復
 作彩色之畫何則
 老來羣枯竟無光

潤但寫山水草樹
耳。宋甚感之。詩
人亦然。老素不可作
艷麗之語也。今後
此卷雖欲做之。筆

無光潤。不若使野
人擅美於詞。情也。

披山大治厚識

盛

印

華陽長日書

陽
華

此卷與出迎日之人情世態織
 洪無卷可以當一部東京
 寫去帖矣而箇法何讀
 此排同遊韻一訣
 正印秀術節後染地極
 山房
 梅湖山人

陽

可

010190526092

東京新聞

上

